

我见我闻

辘辘阴山行

常荣军



谷，成为漠南漠北的交通咽喉要道。而鸡鹿塞则是汉代通向漠北的隘口。汉武帝时大将霍去病由此出兵北征。汉元帝时王昭君的和亲之旅，与呼韩邪单于于此携手向北。停留几许，仰望关塞，我又顺口溜了几句：

雄关曾如铁，残垣神不灭；
至今思和亲，蹄碎关山月。

都说中国长城看内蒙，内蒙古长城看巴市，巴市长城看小余太。在巴市境内，有春秋战国赵武灵王时修建的赵长城、秦朝秦始皇时修建的秦长城和汉代汉武帝时修建的汉长城，加起来长度约1000公里。小余太长城位于乌拉特前旗，是当年秦朝公子扶苏与大将军蒙恬率众所筑阴山长城的一部分，更加典型地体现“因地形，用险制塞”的特点。在两山之间的枯河沟上，秦长城霍然断开。当地有个说法，孟姜女哭长城，哭的就是这个地方。是焉非焉，都是传说，也无从考证。但这些长城，年代久远，历经战火烟雨，仍保留着部分历史原貌。一石一墙，或完整或坍塌，都是那么沧桑与厚重，都写着历史故事。包括岩壁上的阴山石刻，一笔一划，都在述说着大漠南北的昨日。

站在小余太长城的山峰上，远眺漠北沙山，近看漠南河套，有一种感受，巴市的长城，当然也不限于巴市，既有“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”之功，也有“天涯静处无征战，兵气销为日月光”之效。历史烟云，金戈铁马，幻化出一段长城内外战争、和平、发展、交往、交流、交融的历史，幻化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。

车行无路之路

离鸡鹿塞不远的哈日那沟口，是我们度阴山、向漠北之行的起点。我们与当地几位越野、汽车拉力赛爱好者一起，弯弯曲曲，攀高探底，走河沟、沿山脚、过沙丘，一路越山、涉水、冲沙，开始了横穿阴山之行。一路车行无路之路，人历有险无险之处，眼观不可多得之奇异风景。在沙湖边野餐，夜宿绿洲民宿，艰险、刺激、养眼。一路颠簸一路尘，享不尽无限风光，不亦快哉！

在阴山的怀抱里，不论是徒步还是驾车而来，驻足这一近乎原始的时空中，天地洪荒、旷野茫茫，群山环绕、飞鸟绝迹，长风千里。陡然间，你会觉得这就是天地的尽头，觉得个体的人是那么渺小，身后的脚印、车辙是那么微不足道。拍摄之余，先是感慨于苏轼“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”的况味，复又沉浸于辛弃疾“无穷宇宙，人是一粟太仓中”的豁达。

藏于阴山深处的红峡谷，以及巴市边沿属



“天下黄河富河套”

黄河从青海而东，经甘肃北上，在内蒙古完成大型“几”字湾后南下，而后一路向东入海。天下黄河曲曲折折5400多公里，99道弯，富在河套。巴彦淖尔市，就位于黄河“几”字弯顶部的河套地区。

巴彦淖尔，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汇、过渡带，蒙古族等少数民族与汉族交往、交流、交融，和谐共生之地。物华天宝，地灵人杰。

西洋著名画家梵高、莫奈等都画过向日葵。不论画面冷峻还是明快，都是传世名作。而在巴市境内，当看到那以阴山为背景、一望无际、花开如海的向日葵种植地，你会觉得，这才是人与自然携手绘就的大作、名作，会感到司马光诗中所写的“更无柳絮因风起，惟有葵花向日倾”，真切地表达了向日葵的花语，那就是“我心向阳”。在那里拍完一组向日葵的照片后，我心中也涌出了几句顺口溜：

青青旷野葵，株株争向阳；
逐身转东西，终究争金盘。

巴市种植460万亩的向日葵，产量逾全国总产量的半壁江山。河套向日葵成为“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”，成为巴市的一张“金色名片”，“三胖蛋瓜子”也成为许多人心中所爱。不仅如此，有赖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，巴市还生产出优质的小麦和面粉。巴市的羊肉，质美味香。巴市的餐饮，也走出了河套。

一石一墙，写着历史

巴彦淖尔市境内的阴山，有70个黑山头。有山就有峡，有峡就可以修筑关塞。在巴市，自古而今有名的关塞有两个，即高阙塞、鸡鹿塞。

高阙塞又称达巴图古城，是阴山山脉迄今留存最为完整的石筑遗址。北城为战国赵武灵王时所建，南城为汉代时扩筑。依东西两座对称的高峰建起的两城，如同双阙，镇守着峡



阿拉善盟的西部梦幻大峡谷，是历千年干旱风沙漫蚀而成的雅丹地貌。这两处峡谷，集野、奇、怪于一身，集荒凉、壮丽、多样为一体，令人叹为观止。在这里，除偶尔一见越野而行的车和摄影者外，鲜有人迹，似乎真是遗世独立的存在。静坐砂石上，你仿佛可以同远古交流，可以同峡谷缝隙中倾泻的光影对话。夜凉如水、满天星斗时，仿佛可以遨游宇宙，放飞梦想。

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用石、土、砂岩等，或似是而非，或惟妙惟肖，构造了许多可供人们附会自身情感的形象。看这些形象，你得有三分相象、七分想象的心态。在红峡谷，拍到一组居于谷峰、似向苍天一问的头像，感慨时光不语，沧桑巨变，人生苦短。在历史的长河中，无生命痛痒的砂石，尚被折磨变形，何况血肉之躯的人乎？真是“世事一场大梦，人生几度秋凉”。在西部梦幻大峡谷，有两个酷似相吻的砂石头像，让人忍俊不禁。如从时间上讲，可谓“千古一吻”；如从观感上讲，可谓“天使之吻”。我想，在这地老天荒之处，如情侣在此“一吻”前拍婚纱照，一定别样，一定不可多得。

直上“英雄坡”

沙漠，是地球的伤疤，还是地球表面各种自然形态的一种独特景观？如沙进人退，沙尘暴肆虐，自然是伤疤，甚至不止于伤疤。如与人类和谐相处，安然静处，成为生态安全的屏障，就不仅仅是独特景观了。山、水、林、田、湖、草、沙，沙漠是地球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是人类生存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在如巨澜波涛一样起伏、一望无际的沙漠中，除沙石、飞尘外了无生命体。行走其中，见一湾水，一片绿洲，真使人身心如洗，真使人感到，这是上苍对生命体的无私馈赠，是荒漠中生机和活力的原点。水于人，绿色植物于人，是生存的条件和延续的希望。上苍的慷慨也好，吝啬也罢，细水涓涓，绿洲一角，“雷霆雨露，莫非天恩”。

汽车穿越沙漠，有时需要冒冒险，会有直冲上陡直的沙梁，随即转身盘旋而下的冲沙体验。所翻越的其中一座沙山，正面叫“英雄坡”，意指车况好、技术高，有胆量的人从这里翻越，另一侧则叫“怂人路”。不言而喻，从另一侧上的人就是另一回事了。而我们，是直上“英雄坡”。

傍晚的沙漠，大漠无孤烟，落日寻长河。浩瀚无垠，落日鎔金。光影和色彩的变化，绝对是一场时光演绎的浪漫。这一短暂的浪漫，给人一份妙不可言的感受。一场风霜一新景，一次落日一段情。沙漠，是上苍的游乐场，一只无形的手，不断推演着沙丘变化。一支神来之笔，用光影涂抹着大地的重彩与留白。看起来没有生命的沙漠，在岁月的雕刻下，在夕阳的光耀下，似乎灵动、有生机了。

花开有期

阴山怀抱里，除峻峭的石山、无言的沙漠、静静的沟壑外，还有浩日格空中草原和乌兰花滩。

我们到达时，由于花开比往年早了些天，已过了盛花期。遍野的马兰花，花已落尽，只剩下绿油油的叶子。放眼望去，小灌木的羊柴，还有部分树枝上星星点点地挂着几朵粉红色的花。花在微风中摇曳，顽强地显示着自己的存在，装扮着阴山的晚夏。一场细雨后，空中草原的沙地上，冒出许多青草的芽，小草才露尖尖角。一片一片地，使沙地的色彩丰富起来了。当地的朋友说，今年偏旱，降雨较少，否则，这里是一片如地毯般的绿草地。高山上的花已经凋零了，但野韭菜花则长得生机勃勃。一簇一簇的野韭菜花，叶片透绿，头顶白蓝相间的小花，走近几步就能闻到清香。美味不可多得，这可是餐桌上凉拌、炒鸡蛋、做韭菜酱、包饺子的山珍呀！

虽然与花的世界失之交臂，但花开有期，有待来年。多情岁月，多情阴山。面对阴山，我还有太多想表达，但口将言而噤嘴，挥手自兹去，足将行而越超……

（作者系第十一、十二、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）

诗书画印

感受数字中国

周文彰

购物居家百店迎，
隔空相见掌心屏。
身无现钞游天下，
万卷藏书伴我行。

（作者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华诗词学会会长）



二十四节气之寒露篆刻作品
骆芃芃 作

（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院名誉院长）

烟火人间

很想在京城周边近一些地方去散步，但城市太大，找一个合适的境界儿，还真的不容易。城区里虽然也有很多很多的绿地，去一两次可以，经常去遛弯，也有心中起腻的时候。一位熟人说，何不去南苑去走走。南苑公园我去过，从朝阳区过去，也要七拐八拐的，转一个很大的弯。他说，南苑大了去，我说是它的最北端，出公益东桥向南不远就是。那里人气旺也有地气，去的人多但不拥挤，随进随出，很痛快很自在。经他这么一说，我心动了，抽了个不太晒的天气，也就奔向那里。

这地果然不远，沿着南三环的公益东桥路南行，说到就到，还真是南城里外的一方郊野。也有六层楼的几幢楼区，但更有几个宽大的停车场，说它是“城中村”，似乎不像，说它是绿地公园的一个进出口，又没有栏门和围墙。离开停车场几步路就是青草坡、小河和一眼望不到边的槐树林，分明就是略有整修的一块自然绿地。没有山，但地势有高低，青草坡一去几百米，扎有一处又一处的临时营帐。帐前帐后散落着泳圈泳具和刚刚拖出小河水面的橡皮艇，身着泳衣的大人与孩子，南一堆北一撮围在一起，在野餐与相互逗趣。大人带着孩子们，在这里度过炎热的夏天暑期长假，是最好不过的选择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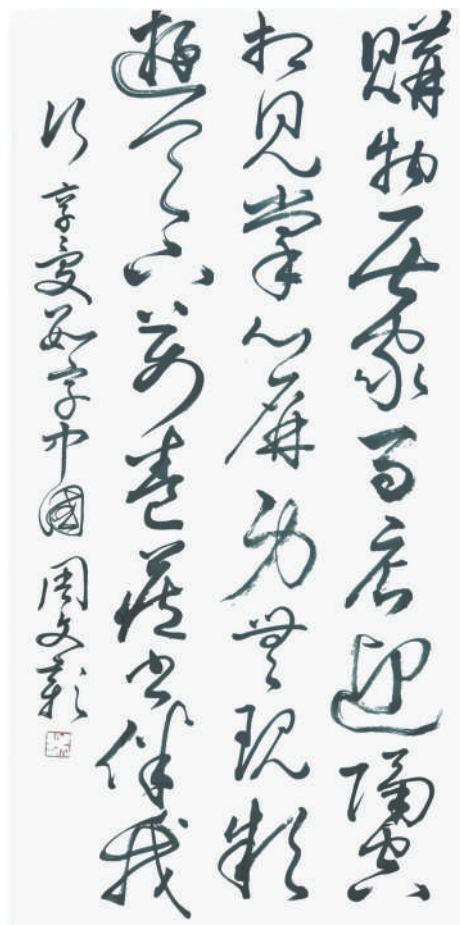
惹眼的草坡前的那条漂亮小河，笔直中略带弧度，居然是水泥打底筑岸的有宽度有水深的天然泳道。许多大人和小孩儿在这里游泳、玩皮艇和戏水，一拨去一拨来，络绎不绝。岸边也有防溺器具，是为了防备万一，在这个水深2米且无缠身水草的河道里游泳，其实是很安全的，有谁抽了筋骨，马上就会有相邻泳人反身救助，河道平缓，与正规游泳池也有一比，怪不得有那么多人会涌向这里，来过他们的泳瘾和戏水瘾。

河水从靠南的拱形桥下流来，很清很清，掬一捧洗面，还尝尝它的水味，刚上岸的一位大爷好像穿了我的心思，连忙说，这水可不能喝啊，是污水过滤后的中水，水体不久前才出现。我一怔，忙问这河叫什么河，他摇摇头也不知道，那么我就叫它作“中水河”好了。我顺着他的指向，远处似有影影绰绰的管道和水堡，再远处就看不清了。“中水河”的出现与中水的利用，也许会有更多的可能，但眼下南苑的“中水河”带来的欢乐更有现实的幸福感。孩子们在“中水河”里戏水，也让我期然地记起南宋诗人杨万里在《闲居初夏午睡起》二绝句中的戏水，“戏掬清泉洒蕉叶，儿童误认雨声来”，北方没有芭蕉，但也有蕉，草坡里的美人蕉就抽出红色的花。

不远处的槐树林里，传来一阵越来越响的空竹声，我不由抬步向那里走去。在林间空地，一位小伙子正在抖空竹，空竹声时大时小，还在反手绕背中抛向空中，发出袅袅余音。看有人来，小伙收起抛姿，热情地让我也来试试，我在盛情难却中开始早已忘掉的少时抖空竹的温习。他有些“自来熟”，说抖空竹的运动好，可以舒筋活血，锻炼身体的灵活性。空竹停响后，他又哼起了二人转。我问他是哪人，他说他是黑龙江五常来的一个“京飘”，作中医健身行业，一到休息日，就要骑车来这里玩。立在旁边的自行车车斗里，有许多自备的空竹，有双头有单头，都是自家用的。

槐树林间，意外地发现一个民办民用的体操运动场，单杠、吊环，沙袋、跳性和拉伸器材，什么都有，只是，它们都是布与绸带结合的，有的就是废物利用，红红绿绿地散聚在林间。小伙说，现在是正午，一到太阳偏西，一些老头老太太也就在这里健身和聚集。他们说，别看这里的体操设备简陋，但比铁的器具更适合老年人。这是健身的土场地，不用花钱买，又能呼吸林间的新鲜空气，还能相互交流健身经验。

这个土场地不知谁首先设计出来的，民间



郊野

冯并

有民间的智慧，城乡人有城乡人不同的锻炼方法。有趣的是，这样自创的民间体育场地，并没有谁来管理，但保护得很好。为了遮风挡雨和防晒，有心人还在体操运动场边上，搭建了一座塑料布棚席，不知是谁搬来家中多余的褥枕和行军床，整整齐齐地摆在棚里。一位老者正在用绳索绑扎露天的缝隙。

这片镶嵌在城市里的绿地深处还有什么，它在南苑新旧城乡中的位置与地名，也都来不及去细打听，但视野所及，无疑会有更多的场景。在“中水河”流来的拱桥上，看到有新修但未启用的铁道与铁轨，不是有修建环游小火车的预案，无从去探知。但我觉得，从北到南，要走遍偌大的南苑，这未尝不是一个好的主意，但也要给大众提供更多更自在的郊野空间，从中水戏水到林间的民间体育场地。

由此也想到，如何改造“城中村”，还是蛮有学问的。“城中村”是城镇化过程中留下的印迹和岁月皱褶，但也是最可宝贵的资源，并不能简单地用现代商厦和新的楼群去取代，特别是在昔日的皇家苑里，也不能大而化之地恢复旧容旧貌，要想到还施于民和民生，更要想到城中的景观不尽相同的多种绿地。

在我们的京城里，特别是中轴线上，有着许多看不完的文化景观和商业景观，但水与绿色也是最大的生活环境追求，而城中的水循环与绿循环的新状态，将会带来更多的生活欢乐。

太阳欲偏西，告别郊野的青草坡与“中水河”。槐树林里的风竹声又在嗡嗡地响起，五常来的小伙子玩得没有尽兴，“中水河”里和青草坡上的孩子们也不愿离去，三五个老人正向他们的体育场走去……

（作者系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、《经济日报》原总编辑）

